

月亮花

周维先自选集

周维先 / 著



六十年创作精华

歌剧《月亮花》在南京人民剧场
由江苏省歌舞团首演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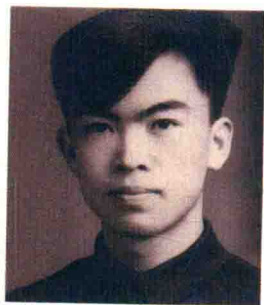
这一天是我生命中的盛大节日。

《月亮花》是粉碎“四人帮”后
江苏省第一部大型歌剧。

作为一种文学的表象，

周维先笔下爱与生的艺术世界，
始终都在沿着

语言艺术轨道前行。



月亮花

周维先自选集

周维先 / 著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月亮花 / 周维先著. —北京: 中国书籍出版社, 2016.11

ISBN 978-7-5068-5965-3

I. ①月… II. ①周… III. ①电视文学剧本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35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279217 号

月亮花

周维先 著

图书策划 牛 超 崔付建

责任编辑 牛 超

责任印制 孙马飞 马 芝

出版发行 中国书籍出版社

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三路居路 97 号 (邮编: 100073)

电 话 (010) 52257143 (总编室) (010) 52257140 (发行部)

电子邮箱 eo@chinabp.com.cn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 三河市华东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650 毫米 × 940 毫米 1/16

字 数 200 千字

印 张 12.75

版 次 2017 年 2 月第 1 版 2017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068-5965-3

定 价 28.00 元

总 序

汤显祖逝世四百年了。莎士比亚也逝世四百年了。一个是中国戏剧大师。一个是英国艺术巨匠。

夜读“临川四梦”，让我神思悠悠恍然如梦。莎翁又令我亢奋而至于无眠。

莎士比亚写情的执着。汤显祖写爱的顽强。

罗密欧与朱丽叶可以为爱双双赴死，前赴后继死在了一起。杜丽娘却“情不知所起，一往而深。生者可死，死亦可生”。她竟然为了没有得到的爱又重新活了过来，回到一见钟情的地方，寻找那一个必定属于她的人。

是不是棋高一着？

生离死别，缘起缘灭。那缘，是可以超越生死的。

我没有研究过“比较文学”，但是，在虚心拜读之余，还是忍不住把两位大师比较了一下。

六十年了。

在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苍茫中，我追寻生命的原始。

在精神的王国里，生命不源于神秘莫测的大海、雷电中野性的山林、艳阳下蛮荒的原野。

生命始于爱。

爱生一，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万象。于是有了你，有了我，有了爱和恨的戏剧。

我是爱的儿子。我因爱来到人间，也将为爱绝尘而去。最后归于尘土。

如今，我遥望着故土，遥望着故土上的老树。

老树摇曳着千年的岁月。我摇曳着满头的白发。

大树下，故乡人摇着扇子捧着紫砂，在月下，在风中，絮絮而谈，讲的是古往今来、前世今生……

掬水月在手，弄花香满衣。

——那是我祖祖辈辈繁衍生息的太湖吗？

那里有我的父辈、父辈的父辈……来自生命源头的梦。

那梦很长很长，长到无可言说，美到风华绝代。尽管我已然从白衣飘飘的少年变成了苍颜白发的老者，但是那林林总总多姿多彩的爱之梦，仍然逶迤而来，绵延不绝……

于是，我用爱，用生命，用灵魂，用一个又一个白天和黑夜，把一篇又一篇关于爱的故事写在了流水之上……

2016年6月22日草

8月26改于连云港 苍梧

序

四十不惑 歌剧魅影

1976年，文化人纷纷寻找失落已久的自我。我也在漫长的冬眠之后苏醒过来。醒过来第一件事就是对着案头的笔发愣。这支笔给我带来多少无妄之灾，怎么一夜间又成了不离不弃的爱人？无奈，都三十九岁了。现在不写，更待何时？于是乎又拿起了有些沉重的笔，怀着殉情般的决绝，坠入了永劫不复的轮回之中。

可一时不知该从何写起。一天，管剧团的局长对我说，给京剧团写个本子吧！我一下子变得紧张起来。我锁闭多年的心扉，像一本突然被打开的书，所有的经验，所有的阅历，所有埋藏在心底的古今中外天南地北的人物和故事，像洪水一样决堤而出，在脑海里冲来撞去，搅得我多少天都理不出头绪来。

那是一个滴水成冰的冬天。工人村里，我那20平米土坯房，局促着祖孙三代。只好从锦屏磷矿招待所借了一个对着桃花涧的大

房间，室温多半在零下。我像一只困兽在里面转来转去，又是搓手又是跺脚，硬是把自己折磨得苦不堪言。倏然一个奇妙的瞬间，脑海深处漂上来一朵草原上的月亮花，在浩浩苍穹覆盖的茫茫沙漠上美丽着，摇曳着。一个月之后，以女主角名字命名的剧本《月亮花》诞生了。

为了请《草原儿女》的马运洪搞舞美设计，我和市京剧团周德才一起进京。抽空，我摸到东四八条，敲开了《剧本》编辑部的门。编辑们在开会，出来一位年轻编辑：歌剧？写什么的？我答：草原游击队。他打量我一眼，接过剧本转身就走，那眼神好像在说，你能超过李向阳吗？走了几步，他突然回头：主线是什么？我有些忐忑：一对蒙古族青年的爱情。他哦了一声，又重新打量了我一眼。在爱情的背景上写游击队，无异于在老虎嘴里拔牙，在那时，是犯了大忌的。没想到，正因为犯忌，才正中编辑王一峰的下怀。他立马问：你在北京能待几天？你等我回音！

等待的日子一天比一年还长。一周到了，依然杳无音信。我打电话到编辑部，才知道王一峰遇上了车祸：他的自行车撞了汽车。

不久，京剧版《月亮花》被调到南京演出。熙熙攘攘的新街口，月亮花和达瓦的大幅剧照引得许多行人驻足回眸。公演的那天，中华剧场里竟然来了一大批江苏歌舞团的演员导演和干部，其中当然有资深导演田夫。那时，他已是歌剧团的团长。调演结束前，田夫通过省文化厅艺术处长管和琼，请带队的刘国华允许我留下，把《月亮花》改成歌剧。尽管很费了一番周折和口舌，我还是被留下了。这一留，使我的人生柳暗花明，豁然开朗，多年来郁结在心头的云翳，被一阵江风吹得天青云白。

所谓天青云白，其实就是好了疮疤忘了疼。60年代，我还在内蒙古伊克昭盟。文化局长越世杰叫我写一个在草原上打深井的歌剧。

宣传部长吴占东还带我去成吉思汗陵园参加规模空前的800周年祭典。到了史无前例的年月，这个名为《金泉》却仍在孕育之中的剧本，竟然成了“内人党”的一个“反革命阴谋”。我也跟局长一起糊里糊涂地卷进“阴谋”之中，受了一年多莫须有的洋罪。加上1959年刊发在《草原》上的小说《席尼喇嘛脱险记》中，有男主角到外蒙古学马列的叙述，我更荣幸地戴上了“叛国文学作者”的帽子，好久都摘不下来，还多次被游斗，毒打，关黑屋子。现在，疮疤好了，伤痕犹在，我居然不可理喻地走进了难以抗拒的歌剧魅影之中。

王一峰好了。他不仅死里逃生，还在出院后看了本子，让我立即到北京改剧本。当时，《人民文学》、《大众电影》等许多大刊物都挤在东四八条那一座小楼里。我被安排住进《曲艺》编辑部不到10平米的办公室。编辑来上班了，我赶紧躲进会议室。人家来开会了，我就到楼下食堂，趴在油腻腻的餐桌上，在切菜剁肉声中，努力把注意力集中到剧情中来。戏曲歌剧组组长李慧中，是著名剧作家马少波的夫人，多次与我交谈修改方案。办公室人多，就带着我转胡同，转饿了，还请我下小馆子，使我对这位儒雅端庄不苟言笑的大姐，平添了几分敬意和亲切。现在回想起来，我对于早年调往中央戏剧学院的王一峰和已离我远去的李慧中，仍然深怀感激。那年月，迎头就能同这样的编辑不期而遇，在帮你修改作品的同时，也帮你改写了人生。

回到连云港不久，王一峰就打来电话：本子通过了。你想就这么发，还是再提高一步？我表示想再上一上。于是我被邀请参加全国戏曲歌剧剧本讨论会。在那里，我请欧阳山尊、阎肃、乔羽看本子。看到欧阳先生边读边做笔记，不禁对这位大家和前辈肃然起敬。阎肃和乔羽更是一语中的，几乎异口同声地说，你得跟京剧离婚！一定要歌剧化！我于是又来了个大翻个，更多地使用了鄂尔多斯民歌，

着意渲染了男女主角的浓情咏叹。

歌剧《月亮花》在南京人民剧场由江苏省歌舞团首演，是我生命中的盛大节日。文化部副部长周巍峙、艺术局局长吴雪、省市委一把手、省文化厅厅长都到场观看江苏省粉碎“四人帮”后第一部自己创作的大型歌剧。周巍峙对剧诗的文学性和浓郁的民族风味颇为赞赏。当紫红色天鹅绒帷幕在鄂尔多斯婚礼歌舞中徐徐落下的时候，我流泪了。在尊严扫地的“文革”中，我早已无泪可流。可那一刻，我竟然无法抑制自己，甚至放任它潜然而下，流了很多，流了很久。

妻子风尘仆仆从连云港赶来，跟我一起分享了那个夜晚。是她，使得那个多年压抑后第一个快意喷薄的时刻，变得酣畅淋漓，圆圆满满，了无缺憾。

为了月亮花的开放，我至今仍然深深感念着那些爱我的和我爱的人。都说四十不惑，四十在我的剧作生涯中是一个颇有几分悲壮意味的起点，又是我人生苦旅中一个沙漠绿洲般匪夷所思的梦境。我禁不住要问自己：我不惑了吗？



·
目
录
·

月亮花

- 002 人物表
004 序 幕
010 第一场 马背上的爱情
024 第二场 没有结束的婚礼
034 第三场 王爷府的午筵
040 第四场 沙漠之夜偶遇
049 第五场 木瓜树的悲欢
063 第六场 唱到最后一刻
068 第七场 大雁滩的盛会

最后一杯苦酒

- 081 人物表
082 第一幕
100 第二幕

117 第三幕

136 第四幕

诱 惑

152 人物表

153 第一场

162 第二场

168 第三场

176 第四场

184 第五场

192 附：意味深长的“诱惑”

月亮花



人物表

月亮花——女，阿拉特（在家居住，王爷可以随时叫去役使的奴隶）。

斯热歌——月亮花之父，前为起义军首领，后为游击队队长。

宝迪斯——月亮花的祖母，阿拉特。

达 瓦——男，给王爷驯马的奴隶。

乌 巴——达瓦的父亲，起义军首领之一。

托 娅——月亮花的母亲。

朝 鲁——达瓦的爷爷。

吉素玛——女，王爷的家奴。

巴 根——男，给王爷打猎摔跤的奴隶。

贡 嘎——男，王爷。

焦贵凤——王爷的小老婆，汉族。

扎 布——男，王爷的大管家。

麻 细——管辖一个区的家郎，扎布之子。

伴 娘——甲、乙。

伴 郎——甲、乙。

歌 女——

牧 民——甲、乙、丙、丁。

游击队员——甲、乙、丙、丁。

府 丁——若干。

亲 兵——若干。

梦境里的仙女——

序 幕

[20 世纪 20 年代初叶，秋夜。

[内蒙古草原，大雁滩。

[明月当空。波光粼粼的金盅湖，月色溶溶的大雁滩。草滩上篝火处处，烛照夜空。远处，可见王爷府的剪影。舞台一侧，燃着一堆篝火。

[序曲：激越、动人的内蒙古民间音乐由远而近。少顷，转为悲壮、深沉。突然，好像卷起一阵愤怒的旋风，如刀鸣剑击，马嘶风啸，霎时间席卷千里草原。

[合唱：

鄂尔多斯卷起仇恨的风暴，

八方聚义，烈马奔腾；

巴特尔群峰山鸣谷应，

传颂着起义军的威名。

牛角号长鸣，告别了亲人，

扬鞭催马，纵横驰骋。

为了自由，为了光明，

马刀闪闪冲向敌阵。

[歌声中幕启：几个举火把的青年站在高处警戒。一堆熊熊燃烧的篝火映着一张张兴高采烈的脸。起义军众头领正捻须拍案，前仰后合，畅怀大笑。]

乌 巴 斯热歌，这王府叫咱们围得铁桶似的，那贡嘎王爷可就成了困在笼子里的野猪啦！咱明几个就下手，美美儿的收拾那狗日的！

斯热歌 乌巴大哥说得对，打铁就要趁热下锤。可头领们，这一仗咋个打法，还得大伙儿多出高招儿哇！

众 人 行啊！

[宝迪斯捧着烤肉，月亮花拎着铜壶，达瓦捧着茶碗，喜气洋洋来到头领们中间。]

月亮花 阿爸！

[斯热歌在她脸上亲了一下。]

乌 巴 （抓一块肉塞到嘴里）嗬，真香！宝迪斯安巴烤的肉就是好吃。

宝迪斯 馋鬼！今几个让你吃个够。这肉可不能白吃，明儿得打进王府，活捉贡嘎老贼才成。

众 人 你放心，错不了！

[宝迪斯摆好肉食，月亮花给头领们倒奶茶。]

月亮花 乌巴大爷，喝吧，这奶茶热乎着呐！

乌 巴 （捏捏月亮花的小脸蛋）真是个疼人的百灵鸟！月亮花，来，走过来。你想不想给叔叔、大爷们庆功贺喜呀？

月亮花 （拍拍双手、蹦起来）要庆功！要贺喜！

乌巴那 好啊！（朝众人挤挤眼睛）

头领甲 天上的云雀都竖起了耳朵……

众 人 小歌手，唱一个吧！

[月亮花倚在斯热歌怀里，阿爸抚着她的头发。

斯热歌 孩子，唱个金盅湖的传说吧！

月亮花 哎。

[斯热歌操起马头琴，拉响了富于幻想的前奏。

月亮花 （面对篝火，橘红的光焰勾勒她稚气的脸，火光在聪颖的大眼睛一闪一闪，唱）

月宫里白玉般的仙女哟，

爱上了剽悍的牧马少年，

她捧着夜光的金盅，

飞降到绿色的草原。

啊，自由比生命更宝贵哟，

幸福比奶酒更香甜。

奴隶的姻缘气坏了可汗，

把少年抛进油锅烹煎……

金盅湖为什么又苦又咸？

那是仙女流不尽的泪泉……

（唱到少年惨死，热泪夺眶而出）

乌 巴 嗨，你哭什么？！

宝迪斯 和她妈妈托娅一样，甜是甜辣是辣的。

斯热歌 孩子，等咱们起义军坐了天下，放马的小伙子想爱谁就爱谁，那金盅仙女也就不哭啦！

月亮花 真的？（拍拍手，破涕为笑）

乌 巴 那还有假？到那时候，我要把王爷的头割下来，给你们当球儿踢！